

大师书写大师

一个时代的群雕与集体记忆

再見大師

梁实秋 许倬云 等◎著

中国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

台湾《传记文学》杂志

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

剧烈动荡年代

方显一代学人的精神、传统与风骨

亲历者真挚记录

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

傳記文學書系

岳麓書社

附贈天卷
CLASSIC

傳記文學書系

再見大師

梁实秋 许倬云 等◎著

傳記文學書系 編委會

主編

彭明哲 曾德明

編委

赖某深 龚昊 蒋浩
彭天仪 于向勇 秦青

岳麓書社·长沙

湖南天程
CH 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大师 / 梁实秋, 许倬云等著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5. 6

ISBN 978-7-5538-0354-8

I. ①再… II. ①梁…②许… III. ①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

IV. ① 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018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5-067 号

ZAIJIAN DASHI

再见大师

作 者: 梁实秋 许倬云 等

责任编辑: 龚 昊 蒋 浩 彭天仪 曾 倩

监 制: 于向勇 康 慨

特约策划: 秦 青

特约编辑: 付立鹏

营销编辑: 刘 健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 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 410006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00×995 1/16

印张: 19

字数: 245 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538-0354-8 / K·419

定价: 42.00 元

承印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总 序

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《传记文学》，分类编纂，陆续出版“传记文学”书系，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，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、喜事。

1962年2月5日，时值春节，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，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，而始终未见实行，向老师透露，自己正准备创办《传记文学》月刊。胡适虽肯定其志，却以为其事甚难，办月刊，哪里去找这么多“信而有征”的文字，因此不大赞成。不料当年6月1日，绍唐先生主编的《传记文学》竟在台北出刊了。自此，直到2000年2月10日，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，历时38年，共出版453期。每期约30万字，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。此外，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“传记文学丛书”和“传记文学丛刊”，其中包括《民国人物小传》《民国大事日志》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。

尽人皆知，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，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、经

济集团的支持，只身奋斗，孤军一人，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，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。因此，绍唐先生被尊为“以一人而敌一国”，戴上了“野史馆馆长”的桂冠。

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，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，1978年4月，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，参加《中华民国史》的编写，自此，即与绍唐先生的《传记文学》结下不解之缘。在众多历史刊物中，《传记文学》最为我所关注。但是，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，记得是在1995年9月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。当时，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，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。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，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，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。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《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》，根据毛思诚所藏《蒋介石日记类抄》未刊稿本写成。当时，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，还不为世人所知，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，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该文。9月3日，闭幕式晚宴，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。各方学者，各界嘉宾，济济一堂。我因事略为晚到，不料竟被引到主桌，和绍唐先生同席。那次席上，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、好客、豪饮。次年，我应“中研院”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，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。其间，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，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。上得楼来，只见层层叠叠，满室皆书，却不见编辑一人。绍唐先生与我长谈，详细介绍《传记文学》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。绍唐先生特别谈到，办刊者必须具备的“眼力”“耐力”“定力”等条件，可惜，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，至今引为憾事。绍唐先生交游广阔，文友众多，因此宴集也多。每有宴集，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，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。许多朋友，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

认识的。在台期间，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，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，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，撰写《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》一文参加，绍唐先生不仅到会，而且当场确定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拙文。我离开台北前，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，告诉我，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我因为“近史所”已赠我大量出版物，又不好意思，只挑选了《陈济棠自传稿》《傅孟真先生年谱》《朱家骅年谱》和李济的《感旧录》等有限几种，回想起来，至今仍觉遗憾。

绍唐先生自述，他有感于“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，许多史实难免歪曲”，因此，创办此刊，以便“为史家找材料，为文学开生面”。我觉得，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，比较成功地达到了。政治对学术，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，古已有之，但是，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，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。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，能够不怕“因稿贾祸”，创办刊物，发行丛书，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，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，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、盛业。刊物虽标明“文学”，但是，取文、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，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，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。

绍唐先生去世后，《传记文学》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，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，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，永放光彩，衷心希望“传记文学”书系的出版，能得到读者的喜欢，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。

杨天石

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

凡 例

一、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。

二、原文中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均径改，不另加注说明。

三、原文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，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，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。

四、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，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，不做修改，一仍其旧。

五、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，一仍其旧，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，由编者重新标点。

六、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，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。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，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，以便明晰。

七、所引文章中的纪年，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，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年。

八、原文中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，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。

九、原文中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台湾地区自称“中国”“政府”及其政治机构、职务名称、“涉外”用语等，本书均加引号，以示区分。

十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，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，不另加说明。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，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，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，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。

再见大师

目录

contents

001 / 第一编 大师风度

002 ... 章太炎被困北京逸事 / 徐一士

014 ... 我所见晚年的章太炎 / 左舜生

019 ... 从听梁启超演讲谈到名人演讲 / 梁实秋

023 ... 赵元任先生的最后一年 / 赵如兰

026 ... 烟斗、字典、马

——语堂先生的三件事 / 黄肇珩

033 ... 元气淋漓的傅斯年 / 罗家伦

046 ... 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/ 那廉君

053 ... 我所知道志希先生的几件事 / 陶希圣

059 ... 我所认识的罗志希先生 / 马星野

070 ... 怀念朱自清先生 / 金溟若

075 ... 追忆张大千旅居卡迈尔逸事 / 陶鹏飞

085 / 第二编 大师治学

- 086 ... 抗战胜利后我与齐白石的交往 / 吕宜园
- 097 ... 忆陈寅恪先生 / 劳 榦
- 102 ... 回忆陈寅恪师 / 罗香林
- 116 ... 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 / 方 豪
- 121 ... 追思胡适、林语堂两博士 / 何联奎
- 126 ... 记刘半农先生 / 方师铎
- 133 ... 回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 / 桥本万太郎 作 黄得时 译
- 139 ... 回忆赵元任先生一二事 / 毛子水
- 141 ... 谊兼师友的吴雨僧 / 萧公权
- 152 ... 董作宾先生之治学与为人 / 沈刚伯
- 155 ... 董作宾先生访美记略 / 钱存训
- 162 ... 回忆吾师李济 / 许倬云
- 167 ... 朱佩弦和其他诗友 / 萧公权
-

179 / 第三编 大师事迹

- 180 ... 藏书、印书、校书的张元济 / 苏 精
- 188 ... 记王国维先生 / 王德毅
- 191 ... 亡兄苏曼殊的身世 / 苏惠珊
- 199 ... 忆王云五先生 / 朱文长
- 208 ... 王云五先生与我 / 浦薛凤
- 212 ... 赵元任小传（一八九二—一九八二） / 关志昌
- 219 ... 顾颉刚的前两次婚姻（选载） / 壮 澜
- 235 ... 蒋廷黻其人其事 / 陈之迈
- 241 ... 记廷黻先生二三事 / 毛子水
- 243 ... 十年永别忆廷黻 / 浦薛凤
- 249 ... 师生之间 / 张兹闯
- 251 ... 山园感逝 / 陈 槃
- 253 ... 忆李济之先生 / 蒋复璁
-

-
- 256 ... 老舍这一辈子 / 胡絮青
270 ... 沈从文还乡记 / 张玲麟
273 ... 梁实秋先生传略 / 关国焯

再 见 大 师

第一编

大师风度

章太炎被困北京逸事

徐一士

癸丑（一九一三年）秋间，章太炎（炳麟）甫度蜜月未久，应共和党之召，由上海抵北京，遂被袁世凯羁留，至丙辰（一九一六年）袁死，始得恢复自由而南旋，其间逸事颇有可述者。

初，共和党与民主党、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，与国民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，实受袁世凯操纵。（统一党之初期，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，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，乃不与闻其事。）该党中之民社派（鄂人居多）持异议，因用共和党之原名，自树一帜，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（时在武昌）领之，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。惟党人较少，党势过弱，为谋党之发展计，遂敦请章氏北上，共策进行；以其素善黎氏，且负海内大名，言议为世所重，故力邀其来。章氏亦欲有所擘画，即应召而至，初意小住即行，不料一入都门，竟遭久羁焉。（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，

方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厉行专制，党务本已无可为，未几国会遭扼，更不在话下矣。)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，好为诋诃，固深忌之，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，尤不嫌于怀，对章之来，顿兴“天堂有路尔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”之感。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化石桥共和党本部，自以为无患，而党部门前，已军警布列，名为保护，实为监视，便成“插翅也难逃”之形势矣。

章氏不免大吃一惊，致书袁世凯诘问，置不理，愤郁异常，而莫如之何也。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，时往探视，见其忧患之状，因谋有以慰藉之。玄同之兄恂，时为总统府顾问，与政界不无关系，玄同与商此问题，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，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，俾领其事，超然政潮之外，不失治学之本色，庶精神上有所慰藉，较胜不自由之闲居。恂本与章有旧（张之洞之延致章氏，系属恂代为招邀，有此一段因缘），愿为尽力，惟不居要津，与袁氏亦无深交，不便直接进言，乃转托张謇（时为农商总长）言之，并先与章氏商谈，章以无聊之甚，亦颇赞成。章本有设“考文苑”之主张，兹以规模较大，恐难即就，此机关名称拟定为“弘文馆”，作小规模之进行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，馆员人选，预定有门人钱玄同、马裕藻、沈兼士、朱希祖等，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。当玄同等以马车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，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（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，马车迎师，即甚恭敬。在前清末年，摄政王以皇父之尊，行元首之事，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一辆而已）。张謇既言诸袁氏，袁氏表示：“只要章太炎不出京，弘文馆之设，自可照办，此不成何等问题也。”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；其经常费每月若干，亦大致说定，惟待发表而已。事虽已有成议，而未能即日实行，延滞之间，章氏不能耐矣。

一九一四年元旦，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，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

寻常。开首为“此何年！”三字，以下又有“吾将不复年！”之句。玄同见之，以其措语不祥，虑有意外，翌日亟往省视。至共和党本部，登章氏所寓之楼，则酒气扑鼻，而室中空无一人，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，纵横铺列，几满一室（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，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）。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，告别之书也。（文云：“副总统执事：时不我与，岁且更新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以此为公祝！炳麟羁滞幽都，饱食终日，进不能为民请命，负此国家，退不能阐扬文化，惭于后进，桓魋相迫，惟有冒死而行。三五日当大去，人寿几何，亦或尽此，书与公诀！”时黎氏亦已到京，在总统府中，作瀛台寓公也。）方疑讶间，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，且行且言。入室之后，与玄同略谈数语，即仍与友人谈，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。玄同因问将何往？章氏正襟端坐，肃然而言曰：“长沮桀溺，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！”（歇后语也，《论语》下文为“津”字。）玄同曰：“将往天津耶？”曰：“然。袁世凯欺人，居心叵测，此间不可一日居，明日即先至天津，再由津南下。”曰：“弘文馆事已有成议，何遽行乎？”曰：“袁世凯只能骗尔等，岂能骗我！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？”曰：“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，惟官场办事，向来迟缓，弘文馆事之延滞，或亦其常态，盍再稍待乎？”曰：“吾意决矣，必不留！”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，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，不便强谏。翌日，果行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，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。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。

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，《纪念碑》（小说名，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出版，写一九一三、一四年间政闻，以讽刺袁世凯为主，著者署“沪隐”，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，笔墨颇好。）第八回《章疯子大闹总统府》特加描写，其文云：

……民国三年的新年……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，总

统府新华门内，忽听见吵嚷的声音，随后数十兵士，即拥着一人出来，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，前后左右，皆有兵士团团地围着，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。……及细细询问起来，才知道获住的……是个疯子。……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，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，请谒见总统。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，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，手擎着一把白羽扇，不住地挥来挥去；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，叫作什么勋章，不在胸襟上悬着，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……歪歪斜斜地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，那一种倨傲的样子，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。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，凡请见总统的人，是何等礼服礼帽、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，皆是蹑手蹑脚，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，往来的人虽多，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，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，哪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的怪物呢！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，袁总统自然是拒而不见的了。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，越说不见他，他是偏要请见。直等到天色已晚，他不但不去，还要搬铺盖进来，在此处值宿。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，他发起怒来道：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，可以见得，难道我见不得么？”他自言自语，越说越有气，索性大骂起来。卫兵请他低声些，他却怒卫兵无礼，摔碎茶碗，即向卫兵投去。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，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，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，也不敢较量，只得由他去闹。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，如此如此，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，并拿进马车里去，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，把他入了囚笼了。他姓章号太炎，浙江余杭人，讲起旧学来，无人不佩服他，不过因他举动